

文章编号:2095-7386(2021)03-0088-06

DOI:10.3969/j.issn.2095-7386.2021.03.015

湖北省非遗产业化利用的困境与路径完善

陶丽萍,王 鹏

(武汉轻工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23)

摘 要:科学进行非遗产业化利用是保护与传承好非遗优秀文化,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湖北省非遗产业化利用在开发评估与规划、产品质量与影响、产业结构与效益以及保障服务与管理等方面尚存在着诸多困境与不足,影响了非遗产业化利用的综合效益。应建立和完善非遗项目评估与分类管理、多元融合互动的科学开发机制;以价值 IP 和市场为引导,构建特色产品体系,打造非遗品牌;以网络+、文化+为抓手,探索多种开发模式,构建融合型的产业业态、产业链和空间布局;积极建设非遗产业化利用的多样服务平台,打通供给与需求的“最后一公里”。

关键词:非遗产业化;路径完善;跨界融合;科学开发

中图分类号:G 124

文献标识码:A

Difficulties and ways of industrial uti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ubei province

TAO Li-ping, WANG P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430023, China)

Abstract: Scientific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excelle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industry.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product quality and influenc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benefit, and guarantee service and managemen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uti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Hubei province. Therefore, a scientific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evalu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and multi-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value IP and market, build characteristic product system and buil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rand; We will explore multiple development models and build integrated industrial formats, industrial chains and spatial layout with the focus on network and culture. We will actively build various service platforms for the industrial uti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get through the “last mil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Key words: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ath improvement;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21-05-04.

作者简介:陶丽萍(1965-),女,教授,博士,E-mail 2438273275@qq.com.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18ZD02).

1 引言

在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下,“非遗”作为最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特色的民族文化形式,其保护与传承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湖北地处中原,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形态存在多元、地域特色明显。如何抓住供给侧改革和互联网+、文化+的发展机遇,克服目前湖北省非遗产业化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基础弱、效益低、趋同化等问题,科学有效地建构湖北省非遗资源产业化的机制与模式,提高非遗产业化绩效,实现资源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赢,是非遗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综上,笔者拟结合湖北省非遗产业化利用的有关问题,探讨非遗产业化绩效提升的路径与对策,以期深化相关研究。

2 湖北省非遗文化资源区域分布特点

湖北省位于华中腹地,地处长江中游,四面分别与安徽、重庆、湖南、江西、河南、陕西等省市接壤,正处于中国地理上的“天元”之位;而其省会武汉更是有“九省通衢”的美誉。独特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决定了湖北省非遗文化资源种类齐全,数量众多。据统计,湖北省现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国家级名录100项(127个项目保护单位)、省级代表性项目369项(546个项目保护单位)、市级代表性项目1218项、县级代表性项目3462项。此外,有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7人、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71人、市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976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5193人,而且在区域分布上亦有着鲜明的特点。

2.1 空间结构上的“四团两带”人字型分布

湖北山地、平原交错,东、西、北三面分别有武当山、武陵山、幕阜山等山脉环绕;中南部为富饶的江汉平原,整体呈“口袋状”的西高东低地势特征。与地理环境相适应的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空间上形成了以武汉“一级团”,宜昌、恩施、十堰—襄阳为“二级团”,以及沿长江的强南部带和沿鄂西山地的弱西部带的“四团两带”人字型空间结构分布^[1]。鄂东南地区非遗布点集中,数量多且类型多样;鄂西南亦是非遗富集之地,但类型以传统音乐和传统舞蹈非遗为主,空间分布较为分散。总体上,湖北省非遗的富集之地主要位于襄阳及十堰、恩施及宜昌、孝感及黄冈、武汉以及咸宁等地区。其中,在国家级非遗项目类别中,数量占比最大的是民间文学、传统音乐和戏剧类非遗;其次是传统舞蹈、

曲艺类非遗;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民俗类非遗项目则位居第三;数量最少的是传统医药、游艺、传统体育以及杂技类非遗。

2.2 文化风貌上的开放与多元性

湖北省有着承接东西、连通南北的重要区位优势,这一地缘结构决定了湖北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加之湖北乃古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在不断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中,湖北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不断交融、相互影响。因此,从文化面貌上看,湖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本土特色,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呈现出融会南北、东西文化的多元化特点。

具体而言,湖北省非遗的分布区域可分为鄂东吴楚文化区、鄂中荆楚文化区、鄂西南巴楚文化区、鄂北华夏文化区、鄂西北秦楚文化区等文化交汇区域。在“吴头楚尾”的黄冈地区,挑花、缠花等习俗就深受吴文化影响;而中部的天门糖塑,从材质和内容上都体现出典型的南方稻作文化特征;鄂西南的摆手舞与文献中记载的巴渝舞如出一辙,保康、神农架等地流传的《黑暗传》被定义为汉民族广义的神话史诗;鄂西北的郧县凤凰灯则是秦人与楚人皆崇凤的重要例证。显然,不胜枚举的荆楚民间文化,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历史文化相互影响与作用的结果。

3 湖北省非遗产业化利用存在的主要困境

近年来,湖北省大力实施文化强省发展战略,非遗产业化利用取得了明显成绩,文化软实力与竞争力显著提升。但整体上,湖北省非遗产业化利用的效益不高,仍处于探索、培育阶段,尚面临着诸多问题与发展困境。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

3.1 重开发,轻规划,缺乏评估管理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的种类、名目繁多,而且内涵特点各有优长,地域分布广泛。在开发过程中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程。就目前情况来看,受各地方认识不统一、协调不到位、政策不一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地对于非遗资源禀赋和市场潜力缺乏调查、统计与评估,对其是否适合开发和如何开发的整体规划与统筹安排严重缺位。有的地方仅仅重视非遗的经济价值,片面追求开发而忽略其文化、社会功能,保护传承弱化;有的地方则思想较僵化,偏重保护,将有生命活力的非遗简单地束之高阁却不利用开发。这样或无序开发、或一味保护的简单化做法,不仅不利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反而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出现“捧着金饭碗要饭”的情况。

3.2 重产量、轻内涵,缺乏品牌竞争力

非遗文化资源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元化功能。但一些文化企业,单纯片面地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导致各种“伪创意”、庸俗化、同质化、过度商业化、炒作化等乱象层出不穷。非遗产品缺少浓厚的原生态文化底蕴,品牌影响力总体较弱^[2]。具体表现在:一是产品生产简单化复制,质量低劣,缺少行业标准和有约束力的行业规范;二是非遗产品开发方式简单,缺乏文化内涵的深度提炼和创新性表达,特色产品、高端创意产品亟待增强;三是非遗产品加工、包装、美化的过度产业化,造成其内在独有文化韵味的损害与丧失;四是非遗项目在文创衍生品开发和文化旅游产业中的广泛活化利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衍生品泛化、民艺旅游浅表化、生活实用性消退化的问题^[3]。如沔阳剪纸在产业发展中传统文化符号有逐渐被弱化、失去原有韵味等迹象。而随着现代食品产业的兴起,沔阳糖塑原有的丰富实用和审美功用,几近于灭绝^[2]。

3.3 产业要素发展不平衡,整体管理协作能力有待提高

非遗产业化涉及各个方面,包括了产业化主体、技术、产品、产业化方式、市场等相关要素。由于湖北省非遗资源富集地区大都地处偏远,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方高新技术、市场环境以及民众文化素养的发展与培育相对弱化和不足。因而非遗产业化主体、技术、产品和方式诸要素之间以及非遗主体方面素质之间的发展不尽平衡,造成非遗生产观念陈旧,供给方式和渠道粗放单一,文化生产与供给效率不高,活力不足^[3]。

此外,由于非遗产业化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和地方名片效应,导致了非遗开发具有一定程度的泛产业化趋势。一些地方不管项目是否适宜实行产业化,不经过严格评估和专家论证,或是一窝蜂地推行产业化,使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过度商业化;或是各自为政,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无法形成“规模经营”。产品知名度低,辐射能力弱。例如,在湖北省内的非遗项目中,仅是涉及木版年画的非遗项目就有老河口木版年画、黄陂木版年画和滑县木版年画。而项目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各自为战,导致非遗资源的无序开发和浪费,难以形成产业集群,产生品牌效应^[2]。

3.4 产业发展参差不齐,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近年来,湖北省已经有相当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了产业化开发。这些开发项目主要集中在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七个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体系日趋多样化,但还存在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在产业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武汉、襄阳、宜昌、黄石、黄冈等大中型城市,乡村和小城市非遗产业发展则比较滞后;在产业结构上,文化旅游、传统手工技艺、演艺表演等以内容生产为主的核心层传统产业,仍然占据着发展的主导地位。而围绕非遗打造的数字新媒体、动漫、网络游戏、时尚设计等新兴文化产业和外围层文化产业发展则相对缓慢,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局面。在产业竞争力上,非遗文化产业的基本形式依然以家庭作坊式企业为主。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难以形成业内联盟,整体实力比较单薄,竞争优势不明显,缺乏核心竞争力。

3.5 产业互动性不强,跨界融合程度不高

整体上看,湖北省非遗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研发设计、市场营销、金融支持等服务业要素植入不足,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内在关联较弱、融合度偏低。非遗生产、流通过程中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与服务业对接不够,休闲、观光、旅游、生态产业等附加功能还需进一步挖掘^[4]。

此外,湖北省非遗创意产业在协同相关产业进行互动融合方面也不尽人意。特别是与现代科技、艺术时尚设计、个性化旅游、网络业态等新兴创意产业的新旧产业间转换动能不足。如在一些村落和旅游景区,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文化旅游早已被贴上了经济利益寻租的“符号标签”,浅层次、低水平、一哄而上的缺乏原创能力的各类非遗歌舞文化演出和传统技艺产品,已然成了“符号标签”的金色粉饰。这样的创意与融合,只能算是简单的叠加与组合,并未将非遗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内在机理勾连在一起,没有实现两个行业之间核心要素的交融与嵌合。

3.6 产业集聚效应凸显不足,园区特色不尽鲜明

当前,湖北省各地虽已陆续建成了一些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园,但大多引入的是一些“吃、住、玩、购”等方面的相关经营性企业,却少有知名文化创意企业、文化创客、文化创意营销平台、文化创意咨询与服务机构等企业 and 部门的入驻,人气并不是很旺,“空城计”现象频频上演^[5]。

同时,部分园区开发在项目定位、地理区位选择、

项目策划与创意呈现等方面不尽合理,导致园区个性化特色不鲜明。如恩施市土家女儿城、施南古城、咸丰土苗风情大观园等主题园区和旅游村镇,均以苗土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展示体验为特色,发展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旅游产业,同质化较明显。地方非遗特色文化的内涵和文化主题,并未得到充分多样化与个性化地创意呈现。而且,由于缺乏科学有效地后期运作与管理,有些文化主题园区(如荆州关公义园)最后沦为娱乐公园或休闲公园,前景堪忧。

4 湖北省非遗产业化的完善路径

非遗产业化是新时代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必然之路,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振兴文化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要进一步提升非遗产业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非遗创意产业的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不断完善非遗产业化发展的路径与模式。对此,应重点做好六个方面的工作。

4.1 完善科学开发机制,形成新时代非遗产业多元参与模式

“非遗”是一种文化资源,依托科学、合理、适当地产业化运作,不仅能够赋能于非遗资源,使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可以极大地促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但是,并非所有的“非遗”资源都适合进行产业化,要建立健全市场化后对非遗项目进行评估、监测、规范的管理机制。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利用评估体系科学评估,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后,合理规划与布局,确定不同产业化发展目标。选取最易产业化、市场化的非遗项目进行重点开发,不能急于求成、搞文化冒进式运动。同时,还要对开发过程中所有可能影响或改变这些遗产文化价值的问题进行评估和监测,并制定出相应的规范机制以约束过度的开发行为^[6],妥善处理 and 解决非遗保护、传承与利用、发展之间的关系。

4.2 完善品牌创建路径,优化新时代非遗特色产品体系

“文化性价值”是文化遗产的精髓。科学提炼和包装文化遗产的“文化性价值”是非遗产业化利用成功的保证,也是保护与传承非遗的文化价值,保持其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影响力的最好途径^[7]。应坚持新时代背景下非遗的创造型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挖掘非遗文化项目中的深层内涵,尤其是在民间文学、传统艺术、传统手技艺、特色建筑、民俗节庆等方面的符号意义和创意元素,通过加强行业规范,提升传统产品品质;努力将非遗与当代设计、艺

术和现代生活对接,研发多样化、适销特色产品,最终实现从传统的单一文化产品向多元、现代、高科技转型升级^[2]。

4.2.1 以市场为标尺,打造非遗精品品牌

作为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品牌培育是第一要务。必须整合资源,将“革命性技术与营销结合”,构建独特的产品特色和品牌形象,打造湖北知名非遗品牌^[2]。一是科学定位,强化品牌意识。深挖各地非遗技艺及文化内涵的附加值,创设完整的品牌视觉形象,打造本土品牌。二是导入 IP,提升品牌效应。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用性”“稀缺性”和“组合性”元素提炼,形成原创能力强和具备核心竞争力的资源组合^[8]。以原创的知识产权 IP 作为产品核心,并与全产业链串联,将 IP 变成漫画、动画、游戏、影视剧,甚至变成主题乐园^[9],通过大品牌的带动,打造一批享誉海内外的“非遗”品牌。

4.2.2 拓展市场,扩大品牌影响力

市场是成就品牌的基石,要想扩大品牌影响力,一要实现规模化生产。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促进增收相结合,按照市场需求,积极探索生产规模化、产量化的发展新路子。二要创新市场化手段。采用“传承人+传承基地+公司”、“传承人+品牌+多元融资合作”、“示范基地+专业管理团队+其他产业”等不同模式,依托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国内外知名经销商、连锁店、专柜、会所等渠道,打造多元销售网络^[2]。三要整合营销推广资源。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将相关门户网站、手机 APP、各种社交自媒体等多种线上媒体,与会展节庆、线下营销、公关活动等线下活动进行整合传播,推动非遗产品走出去,进一步打响品牌,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

4.3 完善现代科技运用,焕发新时代非遗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当前,现代科技日趋交融渗透到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各个层面和关键环节,已然成为了非遗创意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核心支撑和重要引擎。在非遗项目资源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保留非遗项目传承至今、保持不变的核心内容与技术,又要勇于不断创新。借助于网络、信息、数字、传媒等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创新非遗文化产品的生产工艺和表现手段,实现题材体裁、表现形式、风格流派的多样化,进一步提高传统文化的表现力和产品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提升非遗文化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亦赋予非遗以新的生命力。如将非遗文化资源

纳入现代游戏产业,研发具有传统文化因素、引人入胜的游戏产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或其代表性元素进行影视制作、数字动漫和游戏设计、软件开发等;还可借助信息技术丰富和提高非遗发布和接受信息的形式与效率,实现与现代生活的对接。

当然,单纯运用科技来助推非遗的产业化是不够的。还需在科技运用的同时,更加注重不断活化应用非遗文化元素,通过现代化的“创意与再设计”赋予非遗产品新的文化审美内涵和艺术表现形式,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达成某种契合。

4.4 完善产业融合形态,深化新时代非遗产业跨界发展

“非遗”的产业形态是基于对“非遗”价值及产业价值链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种产业实体的集合^[10]。随着“文化+”、“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发展,文化与制造业、设计业、旅游业、演艺业、数字游戏等相关产业发展的融合不断增强,整合并做强文化产业链,避免产业分散、封闭式布局,以及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是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此,各级政府应重视“非遗”产业的跨界融合发展。以“文化+”为抓手,协同“互联网+”、现代科技、其他相关产业与非遗的跨界、互动、渗透与融合发展,拓展和延伸非遗创意产业链,产生聚合效应,从而带动文化创意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日益扩大的文化市场消费需求。具体可从以下五个领域着手实施。

4.4.1 文化+科技融合

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虚拟(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积极研发以非遗视听内容创作为核心的数字化传播和文化内容服务,重点发展数字视听、数字出版、数字教育以及直播、移动游戏、电子竞技、虚拟现实游戏等新兴业态。充分挖掘互联网技术在公共服务的潜力,建立全省非遗文化产业基础数据库,进行商业模式、管理模式、运营模式、服务平台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网络等现代技术在非遗文化商品采购、配送、支付等商业活动中的应用,打造高水平电商平台,推动线上线下结合的商业模式,驱动湖北非遗创意产业的优化升级与价值实现。

4.4.2 文化+旅游融合

推动非遗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旅游与非遗文体活动、影视制作、节庆会展、创意设计、主题园区、数字文化产业等相融合;加强旅游纪念品的文化创意设计,打造驻场演出品牌,实施智慧旅游,提升旅游产业文化内涵。

4.4.3 文化+休闲融合

加快非遗文化与娱乐融合发展,积极引入体感、多维特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探索发展非遗内容题材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直播、虚拟现实游戏等新业态。推进非遗与健康养生产业融合,培育具有影响力和品牌效益的非遗体育赛事,开发非遗养生健康产品,提升健康与养生产业的文化内涵。

4.4.4 文化+商贸融合

将城乡历史风貌独特的里弄、街巷、建筑,引入符合文化调性的现代设计和老字号,创新商业模式及商业业态,形成焕新历史品味、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化时尚体验区和精致、高雅、丰富的文化记忆体验空间。在传承老字号特色商业历史文化的同时,塑造楚商商务文化品牌。

4.4.5 文化+创意设计融合

创新利用湖北地域文化资源,设计包装、内容、形式新颖的、具有浓郁“楚风汉味”的美妆、珠宝、饮食、家居、公益纪念品等系列文化产品,并形成完善的商品制造和线上线下营销产业链条,打造新颖而特色鲜明的“湖北礼物”。

4.5 完善产业集群发展,丰富新时代非遗产业的创意开发模式

产业集群是一种集群式繁荣经济、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形成巨大集群效应的有效组织形式。作为具有较强产业融合性的非遗文化产业,集群式发展不仅是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其形成文化创意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区域经济核心竞争优势的客观要求。因此,积极构建具有新时代湖北特色的文化产业集群和文化生态环境,使其产生集群的协同效应,对进一步发挥文化、旅游产业中的非遗文化软实力,提升湖北文化市场的持续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打造湖北新经济增长极有着深远的意义。

4.5.1 推进产业链上的纵向集聚

即选择具有丰富、深厚文化底蕴和较强产业聚集能力,产业发展和营销环境也具有一定良好基础的“非遗”项目和地区,作为发展“非遗”项目产业的基地。通过集聚文化创意设计公司、高科技公司、策划中介公司,文化产品生产加工公司等,形成从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支持等全方位优势、特色鲜明、功能多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11],在此基础上打造较为完整的非遗产业链。

需要注意的是,在产业集聚过程中,一方面可根据湖北省特色非遗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品,进行产业集聚,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非遗传承基地和

非遗创意产业园区,培育富有鲜明地方特色品牌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同时,还可以特定的非遗工艺为核心打造 IP,融合发展制造业、旅游业、休闲娱乐等多种产业,构建集非遗生产、体验、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集聚。如围绕“剪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可以开发剪纸产品销售、剪纸传人表演、剪纸工艺体验以及剪纸历史文化知识学习等系列旅游产品,通过游客的多方参与和体验,实现旅游、购物、研学、养心等多重旅游体验升华,激活和带动剪纸产业链的发展。

4.5.2 加强产业链上的横向集聚

根据湖北特色文化资源种类及其分布情况,创建特色非遗产业创客园和创客基地,培育和吸引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核心层的创意设计类、演艺产业类和新兴媒体类的文化创客和文化创意企业入驻。同时积极引进手工制造业、旅游、餐饮、演出、影视、会展、出版等相关产业,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广泛、深入地融合,努力打造国内外知名的文化创意企业与产业园区。

4.6 完善服务平台体系,推动新时代非遗产品供给渠道的创新

非遗大多以生产作坊、合作社等形式组织生产,生产规模小、市场化程度不高,产品接受度及市场消费有限。需要汇聚各方力量,突破现有市场瓶颈,开拓非遗产业化的新渠道。具体可从四个方面着手。

4.6.1 搭建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由政府牵头,科技中介机构具体运营,建立非遗创意产业综合服务平台。此平台包括六大子系统:即信息咨询服务、科技人才服务、成果转移服务、企业孵化服务、投融资服务以及法律监督服务等。它们功能互补,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完整互动的整体。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催生新的项目群,并促进各个项目群的技术开发转移和应用。

4.6.2 培育非遗文化资源开发平台

以市场为导向,强化作坊、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培育一批集产品研发、制作和建造于一体的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市场主体、科研机构、传承人、各类创客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形成具有“文化+”融合特点的产业联盟,使之成为非遗技术、产业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4.6.3 创新建设非遗的营销推广平台

统一开发,统一管理,整合各类在地域上或者特质上具有一定相关性的非遗项目,“打包”形成一个

主题品牌,统一地进行展示和销售,建立非遗在地艺术品聚集区 and 专业化市场。

4.6.4 打造非遗产权交易平台

充分发掘非遗发展过程中的投资需求,创新构建基于“平台+互联网”运作机制的非遗产品集成电子化交易平台与模式,提供非遗产品展示推广、评估咨询、金融服务以及产权交易等综合性服务。促使知识产权管理服务与“非遗”文化创新活动有机结合,提升“非遗”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12]。

5 结论

提高非遗产业化绩效,促进非遗可持续发展是非遗产业化利用的核心与关键。各级政府应创新非遗供给理念,整合文化环境、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和文化支持等各系统要素,构建要素优化、模式创新、平台多样、机制完善的产业化发展环境和体制机制。通过科技和创意的双轮驱动,跨界构建文化立体生态布局,催生非遗文化创意的新业态、新工艺和新产品,从而加快湖北省非遗文化产业的提质增效与转型升级,促进“非遗”保护传承和当代的文化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 胡娟、陈慕琳、张艺琼,等.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特征研究[J]. 经济地理,2017,37(10):206-214.
- [2] 陶丽萍,李技文,俞钰凡,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北非遗文化产品创新开发研究[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9,37(2):136-142.
- [3] 宋俊华.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7)[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 [4] 谢荣军,袁永友. 湖北现代服务外包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J]. 湖北社会科学,2018(8):56-61.
- [5] 李技文等. 苗侗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路径探析——以贵州省黔东南州为例[J]. 原生态民族文科学刊,2018,10(4):143-152.
- [6] 王松华,廖嵘. 产业化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07-112.

(下转第119页)

- [6] 姜波. 面向工程能力培养的 ADAMS 机械系统仿真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20, 12(17): 53-55.
- [7] 李春江, 马晓君, 王欣欣. 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的路径与方法探索[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1, 4(4): 139-144.
- [8] 彭巍, 董元发, 张存吉, 等. 面向新工科的工业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 轻工科技, 2021, 37(05): 206-207.
- [9] 兰义华, 齐庆磊, 张振莲. 项目驱动的学习共同体教学模式在数据库课程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J]. 计算机时代, 2020, 12(10): 95-98.
- [10] 赵一丁, 刘风华, 吴志刚. 基于改进项目驱动教学法的计算机双学位复合型人才实践能力培养[J]. 计算机教育, 2020, 08(09): 87-89.
- [11] 卢学玉, 刘利国, 沈培玉, 等. 项目驱动教学法在机械设计教学中的研究与应用[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 20(35): 248-249.
- [12] 曲立国, 卢自宝, 韩凌云, 等. 基于项目案例驱动模块化教学方法研究[J]. 中国电力教育, 2020, 10(07): 73-75.
- [13] 韩青. 项目驱动法在“机电传动控制”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 科技经济导刊, 2019, 27(16): 156-157.
- [14] 邹彦艳, 刘均. 测控专业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与探索[J]. 教育教学论坛, 2017(20): 123-124.

(上接第 79 页)

- [5] 洪小娟, 姜楠, 洪巍等. 媒体信息传播网络研究——以食品安全微博舆情为例[J]. 科研管理, 2016, 28(8): 116-124.
- [6] 林文声, 姚一源, 王志刚. 食品安全事件网络舆情热度评价研究: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方法[J]. 现代管理科学, 2016(9): 30-32.
- [7] 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中心. 2018 年食品舆情报告[EB/OL]. (2018-11-20) [2019-6-21]. http://www.xinhuanet.com/food/2018-11/20/c_1123741869.htm.
- [8] 徐旖旎. 基于微博的媒体奇观网络舆情热度趋势分析[J]. 情报科学, 2017, 35(2): 92-97.
- [9] 蚁坊软件. 三全水饺被检出非洲猪瘟病毒[EB/OL]. (2019-3-1) [2019-7-10]. <https://www.eefung.com/hot-report/20190301114158>.
- [10] 赵云泽. 从舆情监测升级为舆情预警的思路研究[J]. 人民论坛, 2019(32): 123-125.
- [11] 程铁军, 冯兰萍. 大数据背景下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因素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8(17): 175-181.
- [12] 叶金珠, 陈倬.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及其社会影响——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7, 32(12): 72-77.

(上接第 93 页)

- [7] 郝文军. 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产业化共赢模式研究——以辽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J]. 环渤海经济瞭望, 2014(5): 41-44.
- [8] 于起柱. 吉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方略[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3(12): 39-40.
- [9] 裴秋菊. 非遗“双创”正当时, 中国文化报[N], 2018-04-28.
- [10] 陈兴贵.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探讨[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6(1): 149-155.
- [11] 骆勇.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D]. 南昌大学, 2016.
- [12] 刘金祥. 刍议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11(5): 87-92.